



丁玲文学奖是以湖南常德籍著名作家丁玲的名字命名,1987年3月由原常德地区文联和北大荒文联共同发起,原中共常德地委批准设立的文学奖项。该奖项每三年一届,前十届共奖励文学专著480部。为扩大丁玲文学奖之影响,弘扬丁玲为人民写作之精神,2019年10月,主办方与《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小说选刊》四家学术支持单位合作,面向全国开展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四个门类的评选活动,每个门类分别设立成就奖、作品奖、新锐奖三个奖项。王蒙、张承志等4人获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成就奖,阿来、叶兆言、付秀莹等24人获作品奖、新锐奖。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于2022年5月启动,经过严格初评、复评、终评和公示,共评出成就奖4名、作品奖12个、新锐奖12名。此次颁奖典礼将于4月9日在湖南省常德市举行。现分别刊登石一宁、李云雷、李蔚超、蒋登科四位评论家对于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散文奖、小说奖、文学评论奖、诗歌奖的获奖作家作品综评,以飨读者。——编者

散文是文学诸门类中最自由、最灵动的文体,它面对生活的姿势与语调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是百态的生活赋予了散文的丰富性,这在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散文奖的获奖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分别是陈建功的《落英缤纷忆故人》获成就奖,何士光的《秋光里,河岸上》、孙郁的《复州记屠》和李晓东的《在王陶村遇见乡愁》获作品奖,胡竹峰的《地气》、盛文强的《在东海深处》和庄公子的《桃花马上三千里》获新锐奖。

陈建功的《落英缤纷忆故人》,可谓一篇“大家忆大家”之作。陈建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小说《丹凤眼》《飘逸的花头巾》等蜚声文坛。这篇作品是80年代作者与北京作协诸多文坛前辈和同辈相处与交往的速记,作者以亲历者的亲切把读者带人一个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臧向真、邓友梅、刘厚明、浩然、李学鳌、雷加、草明、杨沫、赵大年、王蒙、郭友梅、从维熙、刘绍棠、管桦、古立高、李克、钱小惠、李方立、李陀、理由、陈祖芬、刘心武、张洁、谌容等文学大家的现场。80年代这些“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的北京驻会作家们,在作者信手拈来的回忆中是那样生动可感。如作者写自己“打水”归来打断了正在学习会上讲话的王蒙,“他看着我,索性不再继续,说:‘你小子干吗去了?我刚才说得那么精彩,你整个儿就没听着!’我不无遗憾地苦笑,说:‘打水。您总得有水喝!’王蒙说:‘您这雷锋也学得忒敷衍了,一壶水打了一个钟头,您这是到大会堂打水去了?’人皆大笑,他却不动声色,继续昏天黑地谈那学习心得。”如写浩然:“浩然在党支部生活会上,曾就‘文革’后期所历做过一次‘思想汇报’。说自己‘不是小爬虫,也不是小爪牙,当然也缺乏警觉,只是因为更珍惜手中这支笔,不愿意脱离农村,脱离农民,才对一切诱惑退避三舍’。”作者就此而生发感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也都知道自己会有局限性。大家都理解这种局限,也相信别人在寻找着、完善着。所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包括了‘文人相亲’的良善,也包括了对心路历程和艺术风格的宽厚。”老到而幽默的文笔,绘声绘影亦传神传神的书写,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大家的音容笑貌、个性品格、横溢才华、卓越成就与作者的感悟思考举重若轻地呈现给读者。落英缤纷,故人宛在,作品是向文坛前辈的再致敬,也是对当代文学史细节的丰厚贡献,弥足珍贵。

何士光亦是以小说名世的作家,然而《秋光里,河岸上》显示作者在散文写作方面同样身手不凡。在作品里,作者从对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作品和《红楼梦》《西游记》《道德经》

# 生活的百态与散文的丰富性

——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综评 □石一宁

等中国经典的阅读出发,探讨文学与“道”的深层关系,智慧的闪光、思想的劳动与收获,充盈于作品。《红楼梦》《西游记》“为我们提供了明心见性的样本”,“《红楼梦》写的就是贾宝玉开悟的历史”,这些独特的思辨和见地以及抽丝剥茧似的论证过程显示着这是一篇哲学或文学哲学散文,然而作者却赋予其甚为浓郁的抒情性,“秋光里,河岸上”,秋天的阳光宽阔而明亮,并且有着如水的忧伤“……美的意境、美的文字,使作品在给人以思想启迪的同时,也给人以美的沉浸。”

主要身份为文学批评家的孙郁,在散文写作上提倡智性和趣味,《复州记屠》可视为这一创作主张的自我贯彻之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复州古城,在作者的描述中,尚“有大致完整的城墙、书院、寺庙,及切割均匀的街道,和平遥古城颇为相近”,着实令人神往。但作者更在意、着墨更多者,是“古城的灵魂”,即复州古城的文脉和代表古城文脉的一些人物,如没有读过几天书,但民间艺人的杂耍、二人转、拉场戏、评戏都很明白,也善于写点文字口语化但含蕴深厚的文脉。如关于放羊汉一村落的调查,写过大型评剧,谈吐间有旧式才子气质,对民间旧式戏文研究甚深,但因运动遭难而思想求变,对于新政策和时风也颇留意,写出的本子也能被上面认可的供销社推销员老唐……作者娓娓道来的这些古城人的见闻回思童年,抒发乡愁。少小时的山村生活沉淀在作者的心底,生成细腻的思考。如关于放羊汉一村落很会唱,作者有如此的见解:首要的原因是吆喝羊练出来的。日暮归圈,放羊人一声“嗷呀……”最远的羊都能听到,开始聚拢起来。第二是壮胆。山里有狼,特别晚上地里“卧羊”,听不远处狼嚎,不由胆寒,唱歌是给自己胆量和温暖。第三是排遣寂寞。关于家乡的农事、农具、农作物,作品亦多饶有意味的记忆。笔蘸感情,语含温馨,以一己之乡思勾

起读者的乡愁,是作品高明之所在。

胡竹峰的《地气》里,大自然的山岚野雾与人间的烟火气息融为一体。作者对天地与人间万物的俯仰品察,皆采以“地气”之唯一二视角,洋洋洒洒,无远弗届,无所不包,却也无不融通、无不贴切,匠心之独运,词语之妙遣,庶几乎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一种纪实文体,散文既烙印着人的心迹,亦容纳着广大的时空。盛文强的《在东海深处》即是如此,作者的一笔一画,不断开阔着读者的视野,增广着读者的见闻。阅读作品,读者看到祖国东海的三千多个海岛,散落在波浪之中,渡船将海岛衔接起来;看到“世界上最为孤独的村庄”,四下里被大水包围,常年与世隔绝;看到“还保留着一丝丝野性”留在岛民的家宅之中,混杂于工业时代的人造物之间;还看到船中的渔妇长久干活浸在水中的手指泡出褶皱,又浸了盐水,晾干后皮肤开裂,稍一用力就会渗出来……如同“东海是没有尽头的”,这篇散文亦给人带来知识与见识的无尽愉悦、认识与思想的无比震撼。

庄公子的《桃花马上三千里》,是对家乡仙桃的情感复杂的书写。无山而生长着“艳、妖、匪”的桃花的这片土地,在节假日、婚丧嫁娶时会响起沔阳渔鼓戏,沔阳蒸菜名声在外。江汉平原如今骤然富有,而民风淳朴共是一种模棱的古典景观,利来利往的现代内核更为淋漓尽致……面对万花筒般变幻的故乡,作者内心是矛盾的,失望,也未曾失去希望,毕竟,“谁能断定,失去了农耕特征的新村子不会成为新一代人的心头好”。作者描绘家乡,某种程度上亦剪出了一幅当下中国乡村的缩影。正如作者所言:“我所表现出来的不舍,是对千百年来所有故乡共同修炼出来的灵魂最深远的景仰。”

自由而不散漫放纵,灵动而不凌空蹈虚,是上述获奖作品在形式上的一大特征。这些作品还再度启示:生动的散文必须有“我”,然而只有“我”的散文必无格局。“我”与“他”心灵连通,“我”牵挂人间百态,“我”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如此之文章自然内蕴丰厚而神气具足。

# 诗歌艺术多元化探索的精彩呈现

——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诗歌奖作品综评 □蒋登科

当下的诗坛在诗歌艺术的探索上总体显得比较平淡,具有冲击力、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不多。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诗歌奖的获奖作品,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这个奖项包括三个类别,“成就奖”获得者是欧阳江河,“作品奖”获得者是张战、路也、秦立彦,“新锐奖”获得者是马骥文、李松山、康宇辰。这些获奖者大多比较安静,很少参与各种争鸣、争吵,也很少见到他们在一些“圈子”里寻找存在感。他们只是默默地写作,努力让作品说话。

欧阳江河的获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这组诗,而是考虑到他在诗歌艺术探索上取得的总体成就。他在上世纪80年代走上诗坛,是“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因为年龄等原因,当年的很多朦胧诗人已经不再写诗,欧阳江河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书法创作上。不过,欧阳江河并没有离开诗歌,他的创作依然延续了曾经的诗风,但也有变化,更多地是从历史、他者身上寻找艺术的力量,这样可以帮助他寻找新的思想之源,也使他的作品更见清醒,更多地将智性、自省融入字里行间,使他的作品多了一种厚重感,有时还带有一些神秘感,或许这才是生命的本相。从《玻璃工厂》到《傍晚穿过广场》《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再到这组《博尔赫斯的老虎》,我们既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探索轨迹,也可以体会到他的不断变化。

张战、路也、秦立彦都是女性诗人,女性写诗具有先天优势,她们大多细腻、敏感、内敛,善于通过生活的小切口深入在世界。这些特点和诗的特点非常接近。

张战的这组《蜗牛与我》,关注的都是日常题材,发现的却是独特的诗思:“在大风里要有自己的安静/在大雪中要有自己的芭蕉”,看似矛盾的诗句中,透露了一种人生智慧,如果细读的话,我们还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字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渊源:“别着急赶路/想一想/要到哪里去/能去哪里”,同样是一种智慧,是和“蜗牛”的对话,更是对自己的提醒,这样的诗,在平实中蕴含奇崛,在淡然中包孕深刻,文字并不晦涩,但要真正读懂,需要像诗人一样的用心。

路也的这组《空旷》和她的很多作品一样,在诗美的发现方面具有特色。独特的诗意发现,是对现实与人生的敏锐,更是对诗歌创作的基础。路也的诗常常于平常的场景、意象之中展现让人惊喜的发现。《入夜》有这样的诗句:“彩色丘陵睡着了并且看见了明信片/寒冷使夜空深远,从那样的高处往下看/今天不过是别样的往昔,所有往昔也都是今天”;《空旷》也有类似的感悟:“这旷远之地,仿佛在时间的背面/独自一人多么完整/茫茫雪原,把往昔和来日一起铺展于眼前/神不在任何地方,也无处不在”,诗人对时间非常敏感,“今天”与“往昔”“往昔”和“来日”的纠结、梳理,既是智慧,也是哲理,其间更有人生哲学。

秦立彦的诗来自她的观察、思考、感悟,甚至来自一些经常被我们忽视的生活现象,她拒绝以诗的方式复制现实,而是以敏锐的发现与思考穿透现实,因此在她的诗中,我们读到的是诗化的现实、灵动的现实,是逝去的过往、未知的未来。(自的电子邮箱)写一种很普遍的现象,“里面还堆满生尘的邮件,/或或许有新的广告投进来,/或许偶尔有一封探问的信,/如同抛入大海的石子,/听不到回音”,在字面上,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但诗人所要表达的是那种“听不到回音”的真实。《关于身体的想象》思考的是身心关系,那种实实在在的撕裂感让人心悸。不过,艺术上的这些获得都不是人为加进去的,而是从看似平常的语言中流淌出来的。她的诗语言朴实,淡然而又富有张力,充满智性和智慧,在诗歌成式的把控上张弛有度。

马骥文、李松山、康宇辰都很年轻。我一直把年轻的写作者看成是诗歌的未来,即使他们还不会成熟。他们的“锐”主要体现在不随大流,不追热点,在近似边缘的地方,摸索自己的诗歌之路。马骥文的诗还处于变化之中,可塑性很强,既可以像《北方的斑鸠》那样,通过斑鸠写出关于时间、季节、命运和思考,感悟到“我曾经想要救回/你,你最需要救回的是自己”,其深度与厚度令人惊喜。李松山是来自底层的写作者,蓝天、白云、羊群一直是陪伴他的伙伴,他的诗就是他的生活。不过,他不仅有蓝天白云、大地星光,也有米沃什、莎士比亚,生活因此才有了别样的诗意,“他点燃一支烟望着窗外/雨在羊棚的石梯瓦上寻找动词/仿佛哑哑的喉咙,喊出一千种声音”,这些声音就是他的诗,也是他的情感、生命的升华。康宇辰的诗歌有点“逃离”现实,躲进过往、梦境或是内心,轻声诉说着历史的丰富与荒诞,岁月的易逝与无常,也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现实的丰富、生命的压力。从这组《蜀中抒怀》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激情飞扬的诗人,她是内敛的,沉思的,但她的视野开阔,想象辽远而深邃,通过不断跳跃的文字、意象,勾连起历史、现实和未来,串通外在、内心和灵魂,使我们在一种类似压抑的艺术氛围中获得自我思考的资源。

用心阅读者或许会发现,这些获奖作品都和现实有关,和生命有关,但在具体呈现的时候,它们并不一定是直接地依托当下的现实,诗人关注的是内心体验,这些体验毫无疑问是来自当下,不过,当他们把这些“虚”的体验转化为“实”的诗篇的时候,每个人选择的呈现方式都有所不同,或许在悠远的过去找到链接,或许在遥远的他乡发现其共鸣,或许在经典的文本中获得启迪,或许来自内在的孤独。由现实到诗意再到文本,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每个环节的内涵、转化方式、呈现方式在不同诗人那里可能都有属于自己的“独门绝技”,于是才有了诗歌艺术的精彩纷呈。

# 寻找批评革命的精神力量

——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文学评论类作品综评 □李蔚超

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将文学评论类成就奖授予南帆。在《文艺报》2021年3月29日第5版刊载的南帆与张学昕的对话文章里,南帆用“工作”与“生活”两个平实的词语,概括其生命中占据巨大篇幅和重要位置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散文创作,重申保持文学家个体的独立性,使我联想到以赛亚·柏林提出的有“俄国态度”的批评家,无论是研究还是写作,工作还是生活,南帆试图抵御“理性分化”的孤立性,那样的话,文学的独立性就只能意味着文学的萎缩,专业化的研究只能在建构与解构之间一味地循环。南帆以生活经验、中国问题、思想方位定位自己的文学工作模式,从坐标出发,无论是谈到历史意识、理论工具还是文章修辞,南帆都表达了辩证的实践论,他以理论为武器,锻炼穿透现象的思维方式,但警惕理论的来源地与中国在地性之间的差异,关注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张力;认识到文学是个人工作方式,但又时刻提醒作家们不要将个人化的劳动想象成孤独的自赏。

王尧《寻找小说艺术变革的力量》、王川《文学评论者的“怕”》和张燕玲《人生的光影与性的回响》获得了本届丁玲文学奖文学评论类作品奖,这些展现了批评家两种常见的批评实践方式,即谈现象与谈作品。2020年王尧提出的新“小说革命”的命题,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创作界和批评界关心的话题。寻找小说艺术变革的力量》补充了他尧最初的思考。作为研究当代文学史料起步的学者,多年的学术训练和思维方式,使他保持了持论严谨、论从史出的工作方法。“小说革命”作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学院学者对事件的历史成因、时代势能和文化遗产梳理得十分详尽,王尧重启这一历史口号,旨在借助这份宝贵的文学史遗产,激活当下文学的变革精神。尽管王尧对当代小说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但表达是审慎而谦逊的。王尧重要的学术成果是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开端问题,他深刻精微发掘新时期文学与前历史深刻的联系,因此,面对自己发起的“革命”命题,他以史为鉴,强调“这里的‘革命’不是‘断裂’,是‘延续’中的发展,我们需要探索当代小说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并不是向新文化运动先驱一样开辟新的语言、文学、主体样态,而是继承文学革命的精神内核,不断自我革新,永不停滞,绝不满足。王川的《文学评论者的“怕”》所说的评论者的“四怕”是,怕不能把握创作的丰富、复杂、个性化的规律和特性,怕不能像普通观众那样紧密联系日常生活实际去鉴赏,怕自己比不上前辈和当代同行,怕自己盲从和丧失信心。没有任何理论的色彩,文章语言直白,简单易懂耐人深思。他从评论者主体出发,恳切地说出了评论者的“本领恐慌”,资深评论家从经验出发的感悟,越是朴素简单,往往越是直指人心,发人深省。张燕玲《人生的光影与性的回响》是一篇对东西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回响》的文学评论。新作评论,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样态。文章里,张燕玲展现了具有个人特质的评论语体风格。除去东西的自述外,张燕玲没有旁征博引来增加论述的可信度或展示自己的知识。表达对作家创作全貌的熟悉时,她选择描述作家创作进行对比论述;借助别人观点时,她援引《人民文学》卷首语、《小说选刊》发表的作家创作谈,这些都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手拈来地使用上述材料,展现了熟悉文学现场的评论家视角。张燕玲平和而亲切地向公众展开对这一

部小说的基本要素的概括介绍,《回响》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结构特征,在她凝练的文学评论语言中显影而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实地论述之后的末尾,张燕玲频繁使用具有文学性的修辞,诸如“敏感缠绕、无边无际,刀光剑影,犀利震撼”,这些既是对小说文本特性的概括,也是对文学诉诸评论家主体感知层面的描述,同时也是文学批评文学性的呈现。从这一篇新作评论来看,张燕玲的文学批评试图建立一座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这座桥不是凌空的高架桥,而是一座漂移在由语言构建而成的小说内部空间的浮桥,它游刃有余并不固定,向广阔的、未名的接受者敞开,召唤他们共同进入、一部引人入胜、丰富玄妙的小世界,而桥的终点,对于张燕玲来说,是另外一部文学作品敞开的门。

刘大先斩获新锐奖,尽管他早已算不上文学批评新人,衬得这个称号的是他始终将研究和批评与当代和未来、人类与世界的坐标相对应,他的问题意识既新且锐。刘大先的视野与关怀是深切而博大的,文学和文化文本既是他的对象,也是他进入宏大问题的窄门。获得新锐奖的另外两位年轻人有着不同的职业和文学批评路径。路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路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令人欣喜的文学评论发展的可能性。十余年来,文学界不断将高校培养的学术人才引介到文学批评的现场,使他们用良好的学术训练、精深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宽阔视野,进入到文学批评现场,将当代文学的新作品、新现象,与纵深的历史和浩瀚的现实深刻地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这些新作的书写政治、文化内蕴以及与中国精神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打破高校学院与所谓“文学现场”之间的壁垒,能纠正文学批评潜在的圈子化、媒体化的弊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等一系文学场域力量共同努力下,一批像路杨这样在高校教书的优秀青年学者,开始在一系列平台上展开了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张鹏禹是北京小有名气的文化媒体人,职业观察推动他思考当下文学批评的症候,他概括为“四难四易”:“看完就写易,遴选对象难;复述内容易,判断价值难;推关系易,执笔直书难;圈子自萌易,破圈被看难。”张鹏禹以犀利的语调,简洁明了地指出文学批评存在的弊端,值得反思的是,“四难四易”不是张鹏禹的独家发现,正如“四怕”不是王川的恐慌,这些问题几乎是文学现场心照不宣存在的共识,“观察家”张鹏禹只是坦率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我很认同张鹏禹关于当代批评缺少书评人的看法,文学批评除了面向“学界”、面向“作家”的作用外,同样应该具有面向“读者”的伦理向度,在高等教育和文学体制内,培养学者、批评家的机制相对成熟,但是没有一种机制是奖励面向新媒体的“书评人”、读书博主、“站up主”、荐读人,向读者推荐作品的文学批评功能,始终是暧昧不明、顺路搭车的,而向广大公众分享读书感受,回答他们读这本书对他们的生活有怎样帮助、有何等意义,文学批评并没有自觉地承担起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话语的转换乃至生成,的确需要一场变革或者说一场批评革命,文学批评同样需要继承王尧重申的“小说革命”的精神遗产。

综上所述,本届丁玲文学奖把鼓励和认同授予了这些面对文学评论和文学本身深刻反思,呼唤变革、坚持自我革新的批评家们,可以说,我们再次重温与纪念了丁玲和她的文学精神。

# 展现新时代文学迈进的步伐

——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小说奖获奖作家作品综评 □李云雷

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小说奖由《小说选刊》组织初评、终评,最近评选出获奖作家作品。蒋子龙先生荣获成就奖,老藤《北地》、谈雅丽《在去留不定的北方》、黄咏梅《蓝牙》荣获作品奖,雷默《大樟树下煎鲤鱼》、孟小书《业余玩家》、杨知寒《水漫蓝桥》荣获新锐奖。这些作家作品的获奖,不仅显示出《小说选刊》与“丁玲文学奖”的独特眼光与视野,而且展现了中国文学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迈进的步伐,以及文学界老中青数代作家同时创作的繁荣景象。

蒋子龙先生是中国“改革文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国》《寻常百姓》等。作为“改革文学”的领军人物,蒋子龙新时期以来深切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以一系列杰出的作品生动记录了时代变迁和人生激荡。他用一支凌云健笔书写出国家重器的盘根错节和人间正道,气贯长虹、明朗刚健,又以生动、智性、举重若轻的方式展现出当下寻常百姓的不寻常,具有浓郁的民间性和传奇性,尽显人间况味。在中国当代文学界,蒋子龙不仅是重要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更是与时代同行的文坛常青树。

在作品集中,老藤的长篇小说《北地》是一部白山黑水的百科全书,更是一部上下求索的反思之书。一位北疆开荒者在晚年榻上呓语,这些富有灵魂寄语的诗意文字让儿子踏上“招魂”之旅,最后谜底解开,“招魂”实为“找魂”,这不是简单的追忆似水年华,历史记忆的复活是为了照亮未来之路,让炊烟里的东北之魂生生不息。《北地》之所以极富感染力,是因为老藤笔下的人物承载着丰富的生命伦理、精神信仰和在使命,更因为他是一位充满社会性、自然性和知识分子性的优秀作家。谈雅丽的中篇小说《在去留不定的北方》,洋溢着诗意的韵致与感怀的气息。曾经的少年尚何来离群索居的牧场学做羊信,经历了诱惑与背叛之后,尚何孤身一人走向北方;而和他曾有一面之缘的方小慧,也踏着相似的命运轨迹,在北京与他有了新的交集。蒋子龙的笔触聚焦平凡人物生活中的坎坷和欲求,以清醒而又温柔的文字切入人性深处,安抚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痛点,用最真挚的情感照亮那些纯粹的心灵。黄咏梅的短篇小说《蓝牙》,举重若轻地致敬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爱情,更书写了一场心灵的探险。当蓝牙连接起羊蔚和程木易,其实也连接起了过去和现在,那个曾经天真清澈意难平的少女,那个此刻在情愫漩涡中徘徊的成熟女性,万马奔腾的内心戏如同惊雷响起,经历了一个本自我超越的博覧后,在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中孙羊蔚放弃巴黎小酒馆,在渺远的星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北斗星,重新为自己赋形。这不仅是个体精神成长的印记,更彰显出黄咏梅探究浩瀚人生的文学创作精神,令人叹为观止。这些作品的题材、风格虽然不同,但都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中国经验,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

在新锐作家中,“70后”作家雷默的《大樟树下煎鲤鱼》以三次烧鱼三重心、三次吃鱼三场救赎,道出一个厨师的悲悯与善意,体现众生的迷悟和圆满。主人公内心的纠结映照出世道的变迁,食客味蕾的变化折射出人类的敬畏与破执。雷默的视角盘桓在大樟树下的饭馆内外,深入人性的探索和灵魂里的拷问,从鱼的味道引申到人心的平等,具有独特的文化韵味与高超的写作智慧。“80后”作家孟小书的《业余玩家》刻画了一位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却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的青年孙阔阔的形象。小说以火遍网络的综艺节目为背景,聚焦人物心理的成长蜕变,大众消费文化与小众文艺堡垒正面碰撞,现实品格和艺术内核兼具。在与庸俗化的抗争道路上,坚守理想,固执已见是主人公反抗的旗帜,也是胜利的旗帜。《业余玩家》是文艺青年孙阔阔迟来的青春宣言,也是青年作家孟小书写作视野和气象愈加开阔的标志。“90后”作家杨知寒的书写灵动洒脱、洗练自如,善于在生活的冷暖悲喜中打捞人生的温煦之光。百唱不厌的冷眼观世剧中打撈人生的温煦之光。百唱不厌的人生在痴情的等待里一波三折交相辉映。作者对地方戏曲中经典唱段的深刻理解和巧妙引用,显示了“90后”作家创作的无限可能性。这些作品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作家独特的视野与精神世界,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在他们心灵中的投影与奥秘。

从五四文学、革命文学一直到新时期文学,丁玲始终走在中国文学的时代前沿,以独特的风格书写了不少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作为以丁玲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丁玲文学奖”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了丁玲的文学精神,那就是始终保持着与时代的密切联系,始终保持着与青年的心灵沟通,始终保持着艺术上的探索精神。以上获奖作家作品充分展现了“丁玲文学奖”的独特品质,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作家不断探索时代、生活与世界的创新精神,也展现出新时代文学向艺术高峰不断迈进的最新成果。